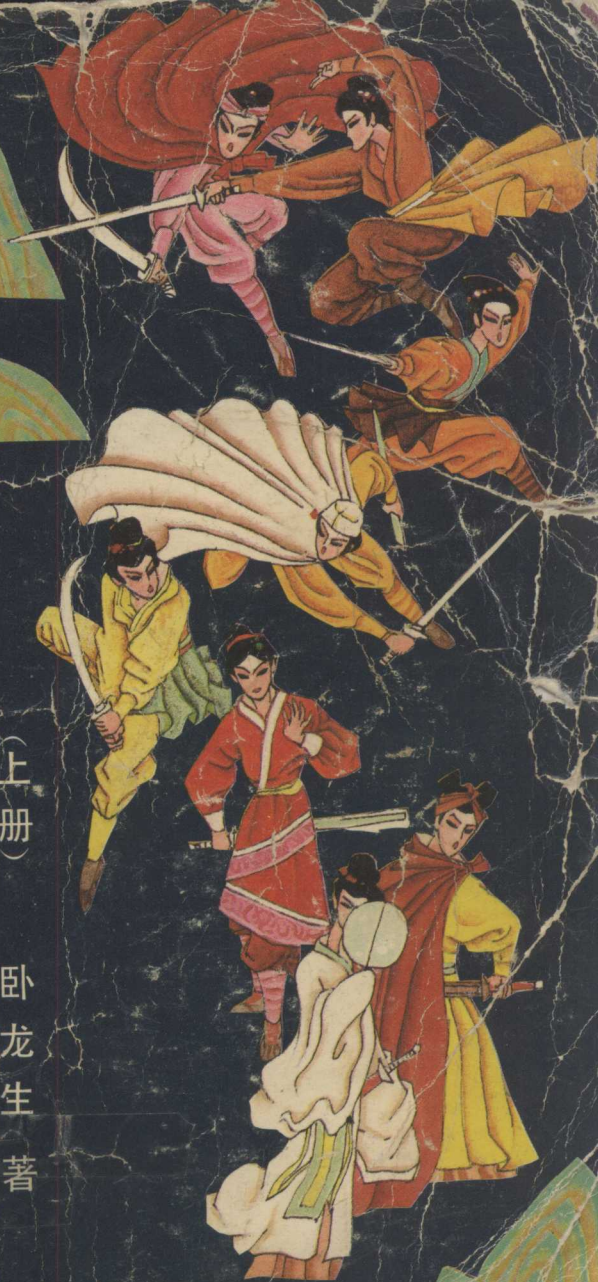


華山八美

(上册)

卧龙生 著



华 山 八 美

卧龙生 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21.5 字数465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62-018-2/1·018

定价（上、下册）：6.90元 ——

归鸦阵阵，满山猿啼！

笼罩在云雨濛濛中的神女峰，正在这苍苍暮色里逐渐隐去。

这时，正是枫火红满天的秋季。

一艘停泊在江边的木船上，飘起了一阵悠扬的笛声。

这艘孤独的客船船头上立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劲装汉子，一个是那临风吹笛的少年书生。

书生年约二十四五，丰神俊朗，飘逸脱俗，但眉宇之间却似有重忧，吹出的笛音也十分清亮激越，似乎满腹的悲愤不平都要藉这支笛子发泄出来。

少年书生是四川巴州人氏，姓梅名归，为人颇有胆略，而且才气纵横，生有夙慧。

只因他性情孤僻，生平又鄙薄功名，与那些仕途上的朋友向不来往，反而对一些粗俗不文的江湖奇士、游侠之辈，他倒折节下交，其乖僻异处，几乎不近人情。

这次梅归赴江陵探亲，邀约了四川著名武师“出云手”李遇吉同行。

这日，船泊神女峰下，梅归一时感触，取出玉笛吹奏了起来。

一曲即终，忽然有人赞道：“清如鸾吟，实是个中高手，难

得难得！”

夜色昏暗中，只见岸上远处站着一个少年，眉目看不清楚，梅归忙拱手道：“阁下谬赞，小弟实在汗颜，请下舟一叙如何？”

少年谦逊了两句，走到岸边，轻轻跃上船头，脚底无声，就象一叶落地。

李遇吉是行家，见少年如此身形，暗自吃惊。心想：这人轻身功夫好俊，再仔细一打量，见他一身粗布衣服，足下绑腿芒鞋，是赶长路的打扮，背着一个包裹，包裹里露出一截剑柄。

少年一上来便拱手笑道：“小弟姓徐名春山，世居这神峰顶，今日远游才回，由这儿路过，偶聆阁下清音，一时失形，真是冒昧得很，敢问二位尊姓？”

李遇吉心中一动，正想说话，梅归已抢着说出了两人姓名。

徐春山道：“李师父大名，在下也久仰得很，二位是往北去么？”

梅归道：“小弟去江陵探望一位亲戚。”

徐春山笑笑道：“现在道路不靖，盗贼遍地，好在梅归这位李师父同行，要不然可危险得很。”

梅归笑道：“小弟邀李兄同行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这时两人交谈几句，徐春山便拱手告辞。

梅归急命舟子准备杯筷，定要留他同饮。

徐春山道：“承蒙梅兄厚爱，本应奉陪，可是小弟在外久，不忍老父悬望，梅兄盛情小弟只有心领了！”

李遇吉忽道：“请问徐兄，有一位人称巫山侠隐的

老前辈，徐兄可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徐春山陡然一惊，道：“那正是家父，李兄如何知道？”

李遇吉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更不是外人了。十五年前我在河南少林寺学艺之时，徐老前辈曾经来寺里小住，我也曾向他老人家讨教过，他老人家福体还健壮吧？”

徐春山忙道：“家父托福，倒也健康。”

梅归素来喜欢结纳武林中人，一听巫山侠隐乃是江湖前辈，兴致更高，再三要徐春山代为引见。

徐春山虽明知道父亲素不喜与外人交往，但却不过情面，只得推辞说神女峰山路难行，往返不便，况且绝顶之上寒风刺骨，使人难耐。

梅归笑道：“这个不用担心，小弟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也不是那种不禁风霜的文弱书生，爬山的力气总还有的。”

李遇吉道：“我们一起去见见徐老前辈吧！”

徐春山不便再加阻挡，于是三人舍舟登岸，一路向山中行去。

天色已渐渐黑暗，这时月华如水，山风振衣。

梅归不由逸兴横飞，口里高声吟哦宋代诗人苏东坡的水调歌头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

李遇吉于诗词上本来不甚了了，和徐春山两人谈谈说说，倒也颇不寂寞，三人沿着极窄的羊肠小径向上爬行。

神女峰险恶陡峭，走了一阵，小路忽然中断，山腰之上到处凹凸不平，连个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了。阵阵山风吹过，发出令人恐怖的呼啸声。

这时梅归才有点害怕起来，但又不好意思提议回头，只

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进。幸亏徐李二人随时搀扶照应。有些十分险峭的地方，两人互相连推带拉，虽然如此，梅归也觉脑袋发涨，心头乱跳，累得直喘，先前的高兴，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

正行之间，忽然刷的一响，草丛里窜出一条黑影。

梅归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只觉一阵衣袂飘风，那条黑影已从身旁掠过，如一道轻烟似的向山下驰去。

• 耳边听得徐春山高声喝问，急忙侧目看去。

他不掉头还好，这一回头，只见脚下悬崖，陡峭得像一堵墙壁一般，江流如带，纵千百丈下奔流而过，只觉一阵昏晕，口中“哎哟”一声，手脚一松，如石头一样直落下去。

幸亏这时李遇吉正抓着他腰间衣带，忽然觉得手里一紧，知道不好，急忙单臂用力，大喝声：“起！”一个“倒提钩”，硬生生将梅归平提起来，一看梅归竟已昏过去了。徐春山忙解下衣带，将他缚在背上，施展轻功，朝上急奔。待得峰顶时，梅归方才醒转，“哎哟”一声道：“好险，如若不是二位仁兄，小弟今日真要落个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李遇吉道：“刚才那人身法极快，看来定是武林中的能手，这人来到这神女峰上，只怕是为着徐老前辈而来。”

徐春山沉吟半晌道：“家父虽说隐居，平素也有一些武林前辈来此探望，这人想必是那位长辈也说不定，据我看来，谅还不会有什么人敢来这神女峰绝顶撒野。”言下之意，似说乃父威名极盛，纵有仇家，也不敢来此生事。李遇吉见他十分夸大，也不好多说。

梅归却接口道：“徐兄不必多虑，依小弟看来，刚才那人必非人类。”

李遇吉诧异道：“贤弟怎么知道？”

梅归道：“大哥请想想，这种悬崖峭壁，别说是人，就是山羊野兽，也难以行走，即使二位仁兄绝世武功，走起来也如临深渊，岂能在这样的峭壁上一路纵跃而下呢？所以我想定然是猿猴之类无疑。”李遇吉一笑不答。

徐春山道：“我们也不必多作推测，好在离此不远便是舍下，到时一问家父便知。”

这时一阵山风过处，满山树木都摇曳着，如同一群披散着头发的女妖在临风舞蹈一般。

梅归不由汗毛森立，忙道：“正是呢！我们来此乃是特意拜访徐老伯父，老在这儿扯些甚么？就烦徐兄带路。”于是三人急急行去。

走出树林，面前现出一块方圆十余亩的草坪，这里有草屋数间，旁边是一片菊圃，周围用竹篱围绕着。

徐春山用手指着道：“到了。”

临近，借着月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门上写着四个草字，乃是“神峰小筑”，笔力雄挺，端的龙飞凤舞，可以想见这屋内主人定是一位文武兼资的异人。徐春山叩着门叫了两声：“小鹤，小鹤，开门啊！”并不见有人回应。

梅归问道：“小鹤是谁？”

徐春山道：“那是侍候家父的幼童，这孩子十分贪睡，这时想必又在睡梦中了。”说着又重重叩门，高喊数声，但仍无回应。

李遇吉久走江湖，阅历颇深，他早已看出今夜情形有异，这时越想越觉可疑，忍不住道：“徐老前辈也时常下山云游吗？”

“没有呀！李兄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算小童贪睡，徐老前辈是何等警觉之人，此刻空山静寂，我们脚步来到门前，想来徐老前辈已自警觉了，岂有叫喊半天还听不见的道理？依我看来，徐老前辈并不在这屋子里。”

李遇吉刚说两句，徐春山心中便似有了什么警兆，听到后来，已止不住全身发抖，面色大变，正待发掌将门劈开。梅归却在旁道：“今夜月吐青辉，徐老前辈或者去后山赏月也有可能。”

徐春山以手拍额道：“不错，家父平时最喜欢饮酒赏月，他老人家常半夜从后门出去的。”

说着引着两人绕到房后去。一看，后门大开，门上钉着一张纸柬。

徐春山上前拿起纸柬，笑道：“可不是，鹤儿也下山买米去了，这张纸条就是家父留给他的，说自己去后山赏月，也许到天亮才回来，叫他回来时不必寻找。”

梅归笑道：“怪不得屋内没人。”

徐春山从后门直入，转到前面，开了庄门，请二人入内，在草堂上坐下。接着取出火石点燃油灯，又在小炉上烧了壶好茶。

李遇吉和梅归二人，见老主人不在，也就更不拘束，随意闲谈，又取笑梅归刚才几乎失足坠崖之事。

梅归道：“听说古人求仙访道，往往得先吃许多苦头，今日小弟为见徐老伯，也累得腰酸背痛，而且险些赔上了性命，少时见了老伯大人，还得求他老人家传个三招两式，才不虚此行！”

片刻，茶已烹好，徐春山取出一个玉斗，一个铜杯，捧给二人道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二位且饮杯止渴。”

李遇吉正在口渴，接过来一饮而尽。梅归只轻轻饮了一口，觉得满齿芳香，甜生两颊，再看那水作青蓝色，清凉已极，便赞不绝口。

徐春山笑道：“家父近年来很少出外，山居无事，专爱在这类事上考究。”

梅归正在细细把玩那盛茶的铜杯，认出乃是汉代器皿，才想动问，忽然看见李遇吉耸着鼻头，向空连连狂嗅，模样甚是不雅，正在奇怪。

徐春山也已发觉，问道：“李兄作甚么？”

李遇吉脸上一红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没有什么！”

梅归慌忙替他掩饰道：“想是窗外菊圃盛开，李大哥嗅着花香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李遇吉忙道：“是的！是的！”

梅归偶一低头，发现李遇吉靠手的茶桌下面放着一个方形的食盒，心里奇怪，觉得这主人乃是雅士，凡事考究，怎会把厨房用具摆在客堂上？虽然放的地方并不显眼，但一被发现却非常刺目，和这间清静的草堂中陈设极不调和。忍不住用手里折扇一指道：“徐兄，这是什么？”

徐春山咦了一声道：“小鹤真个糊涂，怎的把食盒放在这里？”

说着，用手一端，觉得重沉沉的。

他便将食盒放在桌上，揭开盖子，只觉得一阵血腥气味扑面而来，使人欲呕，三个人都感到惊异……

这食盒里面还盖着一张油纸，徐春山伸手一揭，狂叫一

声，朝后便倒。

原来盒中放的是一个须发皆白的人头，这人头不是别人，正是徐春山的父亲，名震江湖的巫山侠隐徐全白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李遇吉也惊得呆住了。

梅归虽然素性豪爽，终究是富家子弟，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几时见过这种惨事，不由心胆欲裂。

半晌，徐春山慢慢醒转，抱着人头放声大哭。

李遇吉忙道：“徐兄且暂歇悲哀，只怕仇人还在近处。”

说着，拔出单刀便要出去。

这时梅归已渐恢复镇定，便摇摇手说道：“大哥忘了刚才上山时遇见的那条黑影么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只道是猿猴之属，这时回想起来，那人必是凶手无疑，大哥请想，徐老前辈是何等样人？那么这害他的人又岂是等闲之辈？这样一推想，我猜徐老前辈必定是死于那黑影之手。”

“贤弟这一番话，倒也有几分见地。”

说着，李遇吉回头对徐春山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哭也无益，倒是商量替尊大人报仇的事要紧。”

徐春山含泪答道：“现小弟方寸已乱，半点主意也没有了，一切都要两位仁兄指点。”说着磕下头去。

慌得两人也急忙跪下还礼，连声道：“折煞我们了！”

三人拜罢起立。梅归道：“现在最重要的事，是必须知道仇家是谁？否则这血海深仇如何报法？徐兄可知道尊大人平时有什么仇家？”

徐春山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先父早年称雄江湖，与人结下

仇怨这类事，想来也是有的，但平时却很少听他老人家提起有什么仇家，所以这事一发生，小弟简直完全不知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”

两人听徐春山这么一说，都感到这事很难办，沉默了一阵，梅归忽然道：“这凶手将徐老前辈人头送来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遇吉道：“想来是示威恐吓之意。”

“未必这么简单。”

“梅兄解人，必然另有卓见。”

“一时之间，我倒还想不出凶手的意图，只是觉得凶手此举必有深意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用意……”

这时李遇吉的目光偶然落到人头上，忽然惊声叫道：“你们看，徐老前辈中的是这种暗器。”

徐春山和梅归急忙看视时，只见徐全白脸额之上有五个筷头粗的创口，排列如梅花形状。

李遇吉道：“有了，这种暗器我生平还没见过，想来会使用的人也不会多，有了这条线索，就不难查出仇家的来龙去脉了。”

梅归也点点头。

李遇吉又道：“徐老前辈的遗骸想必还暴露在外，快去看看。”

徐春山霍然站起道：“小弟只顾伤心，把什么都忘怀了，今日如非二位在此，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”说着，便往外走。

李遇吉道：“徐兄最好带上兵刃。”

徐春山一怔，随即会意，佩上宝剑，三人一同往后山走去。

徐全白的尸体在一株树下发现，浑身血迹，仰跌在地上，徐春山见了，不由抱着尸体大哭起来。

李遇吉道：“徐兄不要哭，从徐老前辈的遗体上，我看出别有蹊跷。”

徐春山无奈勉强收泪，哽咽道：“李兄又看出了什么？”

梅归倒看出这尸体胸前钉着一枚形似鹰爪的暗器，上面还系着一块小小红绸，便问道：“大哥可知道江湖上有什么人会使用这类暗器？”

李遇吉摇头不答，俯身用三指夹住那铁鹰爪，力贯指尖，取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其中恐怕还大有文章。徐兄请看，在这鹰爪形暗器之下，还有另外两个伤口，似是别种暗器所伤，而且这伤口冒黑血，分明暗器上有剧毒，这铁鹰爪却没有毒药，照理徐老前辈中了毒药暗器之后，就该倒地不起了，何必再补上两下。”

梅归道：“或者敌人来了数人，同时发难，徐老前辈猝不及防，身上同时中了几件暗器，那也是可能的。”

“贤弟这话太不合实际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徐老前辈胸前额上都是被这鹰爪形暗器所伤，那么，何以额上的暗器已经取走，却留这胸前的暗器做什么？”

两人在此辩论，徐春山却傻愣愣的站在一旁垂泪。

他平时为人诚朴木讷，一旦遭遇老父惨死，刺激太大，脑海里竟呈现一片空白，虽然二人的话他都听得清楚，但却不能运用头脑去思考，只在一旁听。

梅归沉吟了半晌道：“这事确实令人费解，据我看来，也许那凶手离去匆忙，忘记取下徐老前辈胸前暗器，大哥以为如何？”

“这就更不对了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凶手能将徐老前辈的头割下之后，先用油纸包好，然后去厨房找到食盒，再将人头放进盒内，分明从容已极，岂能说匆忙？！”

“有理！有理！”

“况且徐老前辈胸前先已受毒药暗器所伤，随后创口上又中了这鹰爪形的暗器，这已经是一个大漏洞了。纵然依贤弟所说，凶手临去匆匆不及取走暗器，那么为何这铁鹰爪倒留在胸前，而下面的毒药暗器反被人取去？这更是不通。”

“不错！不错！吾兄卓见，令小弟茅塞顿开，照大哥说来，这凶手是故意布下疑阵，他的用意又何在呢？”

“一时倒还难以明白，好在今晚适逢我们三人在此，大家牢记各种疑点，自然有水落石出之日。”

“现在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看还是先将徐老前辈的首级缝上入土，然后再访寻仇人，徐兄认为怎样？”

△徐春山这时毫无主见，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好，便答应一声，急急朝神峰小筑走去。

梅归叹息一声道：“这才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今夜月色正好，如此良夜，如果徐老前辈不遭惨祸，咱们四人在这神女峰绝顶之上饮酒吟诗，那是何等乐事？偏偏发生这场惨祸，把一场豪兴化为乌有！”

他正在这里对月叹息，忽然听见山后坡上有幼童唱歌的声音。

李遇吉接连几个纵跃，便到了山后的岩石上。

朝下望去，只见一个小童，背上背着米袋，慢慢的朝山上走来。

这后山的道路虽然比前山稍为平坦，但也极为陡峭，脚下没功夫的人走起来却也十分的吃力。

那小童嘴里唱道：“老爷教我人之初，我教老爷狗咬猪；老爷教我使宝剑，我教老爷捉黄鳝。”

李遇吉心想，这人必定是鹤儿了。

这时，徐春山已将人头取来，用针线缝妥，盪茶工夫后，鹤儿走上山来，一见老主人惨死，也痛哭起来。

梅归劝道：“小管家别哭，你们老主人的后事还得你费料理，你先找出几床上好的棉被来，另外还要一把锄头。”

鹤儿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替你们主人下葬呀！”

“至少也得弄一具棺材。”

“别说没有棺材，纵使有，这绝顶之上如何运得上来？”

“可以请几个匠人到山上来现做。”

“只怕他们不肯来。”

“只要多出银子，怎么不来？”

“这话也有道理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正是此意。”

当下众人合力将徐全白的尸体抬进神峰小筑，安放在客堂上，梅归用白纸写了几付孝联贴在门上，虽无哀乐僧侣，倒也有些丧事的气氛。

小鹤洗米做饭，侍候三人吃毕，又匆匆下山而去。

这里李遇吉将铁鹰爪交给徐春山道：“尊翁大仇都在这件暗器上，徐兄可要谨慎收藏起来。”接着，三人重又挑灯夜话。

李遇吉道：“今日我等得见徐兄，并且遇上徐老前辈归天，照佛家因果说来，也算得一段缘法，我有意与徐兄结为异姓兄弟，不知徐兄尊意如何？”

徐春山忙道：“小弟先前正有此意，只因先父突遭不测，一时倒忘了。”

说着，三人序了年龄，李遇吉最长，梅归第二，徐春山最幼，三人先在徐全白尸体前拜了拜，并立下重誓，然后依长幼之序重新拜过。

李遇吉道：“如今我们既已结为异姓骨肉，愚兄有句话说，三弟别见怪！”

徐春山忙道：“大哥说那里话来？有话只管吩咐。”

“适才小鹤执意要找匠人上山来做棺木，这固然是他对主忠心，我不便阻拦，实在此举万万不可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徐老伯早年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所结仇家必多，他们如果知道老伯埋骨所在，难免有人来此盗尸泄愤，我们又不能终身在此守护，贤弟请想，愚兄这话对不对？”

“对极了，到底大哥见多识广！”

“还有，此地川江水盗不及从前猖獗，也是大都对老伯有所顾忌的缘故，如果老伯死讯一旦传开，那么行走川江的船家岂不遭殃？”

我想徐老伯在天之灵也会为之心里不安吧？为人子者，孝字只存在心里，原本不必在这些事上讲求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徐春山已连连举手道：“大哥不必再说，

小弟已然明白，不但不可用棺木，而且要火化才好，他老人家平时无意间谈起过，死后愿意用火葬。”

梅归喜道：“可知徐老伯是通达之人。”

于是三人合力将徐全白的尸体抬出户外，就在门前空地举行焚化，片刻，烈焰腾空，一代大侠从此在世上消失。

徐春山又痛哭一场，用瓷坛将骨灰盛了，埋在地下。

李遇吉道：“贤弟如今作何打算？”

“小弟想带着铁鹰爪去找一位前辈，也许可以查出仇家是何许人来，然后再设法复仇。”

“这样很好，贤弟遇事还望务必冷静，能够杀害徐老伯的人，武功必然高不可测，我辈万万不是人家敌手，所以报仇之事必须小心从事。”

“小弟明白，二位仁兄如今到何处去呢？将来怎么相会？”

梅归道：“大哥和我此刻想启程到舍亲处去了结一桩麻烦事，自然我们也随时留意侦察杀害老伯之人。”

我想最好期以腊月尾，在洞庭岳阳楼聚会如何？有四个月的时间，想来也可以查出仇家的下落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分头下山吧！”

“不等小鹤吗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我从这条路下山，必然可以碰到他。”

说完了话，三人回到屋里。

徐春山包裹尚未解开，此番又重行整理行装，取出几锭黄金来包好，背上宝剑，将李、梅二人送到下山处。

眼见李遇吉挟着梅归，渐行渐远。

这时正当晓风残月，这神女峰头倍觉凄凉，徐春山抹了

抹眼泪，调头朝山坡下慢慢走去。

山下沿河岸上，一匹健马狂奔而来，马上一个劲装少年，腰系包裹，背插青锋，眉头深锁，满面风尘之色。

这少年正是徐春山，这日来到湖北北部一处荒山脚下。

山上住着一位奇侠，正是徐春山所要寻访之人。

此人姓周名英，外号人称金臂罗汉，当年以四十九枚罗汉金钱镖威震武林，如今在此隐居，门下徒侣甚众，和巫山侠隐徐全白乃是至交。

徐春山不远千里来此寻访，一者向他请教铁鹰爪主人是谁，因为周英本身便是暗器名家，见多识广，也许会知道，二来是求他拔刀相助之意。

徐春山来到山下，正欲觅路进山，忽然一声焦雷响处，暴雨倾盆而下。

徐春山幸而带有避雨油布，这时赶快打开油布盖在马背上，又取出斗篷披上，再翻身上马，向山里驰去。

雨势越来越大，山滑路湿，眼前白濛濛一片。

徐春山被淋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无奈只得圈转马头，背风而立，待风势逆转时，再策着马向前挣扎。

天色慢慢黑尽，山路越发难走，坐下马匹嘶叫着不肯前进，徐春山无奈只得下马，强拉着笼头前行，但马儿却仍挣扎着向后退。

徐春山转念一想，此时天黑路滑，万一掉下山谷去，不是好玩的。

于是将马拉进林中，在一株树上拴好，独自一步步摸上